

傳心法要

黃蘗山斷際禪師著

唐河東裴休集并序

黃蘗斷際禪師宛陵錄

有大禪師，法諱希運，住洪州高安縣黃蘗山鷲峰下，乃曹溪六祖之嫡孫，西堂百丈之法姪。獨佩最上乘離文字之印，唯傳一心，更無別法，心體亦空，萬緣俱寂，如大日輪，昇虛空中，光明照耀，淨無纖埃。證之者無新舊、無淺深，說之者不立義解、不立宗主、不開戶牖，直下便是，運念即乖，然後為本佛。故其言簡，其理直，其道峻，其行孤。四方學徒望山而趨，聞法而悟道者莫測其數，往來海眾常千餘人。予會昌二年廉于鍾陵，自山迎至台州，憩龍興寺，旦夕問道。大中二年廉于宛陵，復去禮迎至所部，安居開元寺，旦夕受法，退而記之，十得一二，佩為心印，不敢發揚；今恐甚深精義，不聞於未來；遂出之，授門下僧太舟、法建，歸舊山【黃蘗山】之廣唐寺，問長老法眾，與往日常所親聞，同異何如也？時唐大中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序。

師謂休【裴休】曰：諸佛與一切眾生，唯是一心，更無別法。此心無始已來，不曾生、不曾滅、不青、不黃、無形、無相，不屬有、無、不計新、舊、非長、非短、非大、非小，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，當體便是，動念即乖，猶如虛空，無有邊際，不可測度，唯此一心即是佛，佛與眾生更無別異；但是眾生著相外求，求之轉失，使佛覓佛，將心求心，窮劫盡形，終不能得；不知息念忘慮，佛自現前。此心即是佛，佛即是眾生；為眾生時此心不減，為諸佛時此心不添，乃至六度萬行，河沙功德，本自具足，不假修添，遇緣即施，緣息即寂；若不決定信此是佛，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，皆是妄想，與道相乖。此心即是佛，更無別佛，亦無別心。此心明淨猶如虛空，無一點相貌，舉心動念，即乖法體，即為著相，無始已來無著相佛。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，即是次第，無始已來無次第佛。但悟一心，更無少法可得，此即真佛。佛與眾生，一心無異，猶如虛空，無雜無壞，如大日輪，照四天下，日升之時，明遍天下，虛空不曾明；日沒之時，暗遍天下，虛空不曾暗，明暗之境互相陵奪，虛空之性廓然不變，佛及眾生心亦如是。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，觀眾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，作此解者，歷恒河沙劫，終不得菩提，為著相故；唯此一心，更無微塵許法可得，即心是佛。如今學道人，不悟此心體，便於心上生心，向

外求佛，著相修行，皆是惡法，非菩提道。供養十方諸佛，不如供養一個無心道人。何以故？無心者，無一切心也，如如之體，內如木石，不動不搖，外如虛空，不塞不礙，無能所、無方所、無相貌、無得失，趨者不敢入此法門，恐落空無棲泊處，故望崖而退，例皆廣求知見，所以求知見者如毛，悟道者如角。文殊當理，普賢當行，理者，真空無礙之理，行者，離相無盡之行。觀音當大慈，勢至當大智，維摩者，淨名也，淨者，性也，名者，相也，性相不異，故號淨名。諸大菩薩所表者，人皆有之，不離一心，悟之即是。今學道人，不向自心中悟，乃於心外著相取境，皆與道違。恆河沙者，佛說是沙，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，沙亦不喜；牛羊蟲蟻踐踏而行，沙亦不怒；珍寶馨香，沙亦不貪；糞尿臭穢，沙亦不惡；此心即無心之心，離一切相，眾生諸佛更無差別，但能無心，便是究竟。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，累劫修行，終不成道，被三乘功行拘繫，不得解脫。然證此心有遲疾，有聞法一念便得無心者，有至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乃得無心者，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；得無心時乃住，更無可修可證，實無所得，真實不虛；一念而得，與十地而得者，功用恰齊，更無深淺，祇是歷劫枉受辛勤耳。造惡造善皆是著相，著相造惡枉受輪迴，著相造善枉受勞苦，總不如言下便自認取本法。此法即心，心外無法，此心即法，法外無心。心自無心，亦無無心者，將心無心，心卻成有，默契而已，絕諸思議。故曰：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。此心是本源清淨佛，人皆有之，蠢動含靈，與諸佛菩薩，一體不異，祇為妄想分別，造種種業果，本佛上實無一物，虛通寂靜，明妙安樂而已；深自悟入，直下便是，圓滿具足，更無所欠。縱使三僧祇劫精進修行，歷諸地位，及一念證時，祇證元來自佛，向上更不添得一物，迴顧歷劫功用，總是夢中妄為。故如來云：我於阿耨菩提，實無所得，若有所得，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。又云：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，是名菩提。即此本源清淨心，與眾生諸佛，世界山河，有相無相，遍十方界，一切平等，無彼我相。此本源清淨心，常自圓明遍照，世人不悟，祇認見聞覺知為心，為見聞覺知所覆，所以不睹精明本體。但直下無心，本體自現，如大日輪，昇於虛空，遍照十方，更無障礙。故學道人莫於見聞覺知施為動作，空卻見聞覺知，即心路絕，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；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，亦不離見聞覺知，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，亦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，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，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，不即不離，不住不著，【分別一切法，不起分別“想”】縱橫自在，無非道場。世人聞道：諸佛皆傳心法，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，遂將心覓法，不知心即是法，法即是心，不可將心更求於心，歷千萬劫，終無得日，不如當下無心，便是本法。如力士迷額內珠，向外求覓，周行十方，終不能得；智者

指示，當時自見本珠如故。故學道人迷自本心，不認為佛，遂向外求覓，起功用行，依次第證，歷劫勤求，永不成道；不如當下無心，決定知一切法本無所有，亦無所得，無依、無住、無能、無所，不動妄念，便證菩提，及證道時，祇證本心佛，歷劫功用，並是虛修；如力士得珠時，祇得本額珠，不關向外求覓之力。故佛言：我於阿耨菩提，實無所得，恐人不信，故引五眼所見，金口所言，真實不虛，是第一義諦。

學道人莫認四大為我，四大無我，我亦無主，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。五陰為心，五陰無我亦無主，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；六根、六塵、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。十八界既空，一切皆空，唯有本心蕩然清淨。有智食，有識食；四大之身，飢瘡為患，隨順給養，不生貪著，謂之智食；恣情取味，妄生分別，唯求適口，不生厭離，謂之識食。聲聞者，因聲得悟，故謂之聲聞，但不了自心，於聲教上起解，或因神通，或因瑞相，言語運動，聞有菩提涅槃，三僧祇劫修成佛道，皆屬聲聞道，謂之聲聞佛。唯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，無一法可得，無一行可修，此是無上道，此是真如佛。學道人祇要一念“有”，即與道隔矣；念念無相，念念無為即是佛。學道人若欲得成佛，一切佛法總不用學，唯學無求無著，【但空諸所有，莫實諸所無】；無求即心不生，無著即心不滅，不生不滅即是佛【前念不生，後念不滅】。八萬四千法門，對八萬四千煩惱，祇是教化接引門，本無一切法，離即是法，知離者是佛，但離一切煩惱，即無法可得。

學道人若欲得知要訣，但莫於心上著一物，言佛真法身猶若虛空，此是喻法身即虛空，虛空即法身。常人謂法身遍虛空處，虛空中含容法身，不知法身即虛空，虛空即法身也。若定言有虛空，虛空不是法身；若定言有法身，法身不是虛空；但莫作虛空解，虛空即法身；莫作法身解，法身即虛空；虛空與法身無異相，佛與眾生無異相，生死與涅槃無異相，煩惱與菩提無異相，離一切相即是佛。凡夫取境，道人取心，心境雙忘，乃是真法；忘境猶易，忘心至難；人不敢忘心，恐落空無撈摸處，不知空本不空，唯一真法界耳。此靈覺性，無始已來，與虛空同壽，未曾生、未曾滅、未曾有、未曾無、未曾穢、未曾淨、未曾喧、未曾寂、未曾少、未曾老、無方所、無內外、無數量、無形相、無色像、無音聲、不可覓、不可求、不可以智慧識、不可以言語取、不可以境物會、不可以功用得、諸佛菩薩與一切蠢動含靈，同此一大涅槃性，性即是心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法，一念離真，即成妄想；不可以心更求於心，不可以佛更求於

佛，不可以法更求於法，故學道人直下無心，默契而已，擬心即差，以心傳心，此為正見。慎勿向外逐境，認境為心，即認賊為子；為有貪瞋癡，故立戒定慧，本無煩惱，焉有菩提？故祖師云：佛說一切法，為除一切心，我無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本源清淨佛上，更不著一物，譬如虛空，雖以無量珍寶莊嚴，終不能住；佛性同虛空，雖以無量功德智慧莊嚴，終不能住；但迷本性，轉不見耳。所謂心地法門，萬法皆依此心建立，遇境即有，境無即無，不可於淨性上轉作境解；所言定慧鑑用歷歷、寂寂惺惺、見聞覺知，皆是境上作解，暫為中下根人說即得，若欲親證，即不可作如此見解，於境法上起知見，墮於“有”地；但於一切法不作“有”“無”見，即見法也。

九月一日，師謂休曰：自達磨大師到中國，唯說一心，唯傳一法；以佛傳佛，不說餘佛；以法傳法，不說餘法；法即不可說之法，佛即不可取之佛，乃是本源清淨心也。唯此一事實，餘二則非真。般若為慧，此慧即無相本心也。凡夫不趣道，唯恣六情，乃行六道。學道人一念計生死，即落魔道；一念起諸見，即落外道；見有“生”，趣取“滅”，即落聲聞道；不見有“生”，唯見有“滅”，即落緣覺道；法本不生，今亦無滅，不起二見，不厭不忻，一切諸法，唯是一心，然後乃為佛乘也。凡夫皆逐境生心，心遂忻厭，若欲無境，當忘其心；心忘即境空，境空即心滅；若不忘心而但除境，境不可除，祇益紛擾，故萬法唯心，心亦不可得，復何求哉？學般若人，不見有一法可得，絕意三乘，唯一真實，不可證得，謂我能“證”能“得”，皆增上慢人；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，皆斯徒也。故佛言：我於菩提實無所得，默契而已。凡人臨欲終時，但觀五蘊皆空，四大無我，真心無相，不去不來，生時性不來，死時性亦不去，湛然圓寂，心境一如，但能如是直下頓了，不為三世所拘繫，便是出世人也。切不得有分毫趣向，若見善相諸佛來迎，及種種現前，亦無心隨去；若見惡相種種現前，亦無心怖畏，但自忘心，同於法界，便得自在，此即是要節也。

十月八日，師謂休曰：言化城者，二乘及十地、等覺、妙覺，皆是權立接引之教，並為化城。言寶所者，乃真心本佛自性之寶，此寶不屬情量，不可建立，無佛無眾生，無能無所，何處有城？若問此既是化城，何處為寶所？寶所不可指，指即有方所，非真實所也。故云：在近而已，不可定向言之，但當體會，契之即是。言闡提者，信不具也；一切六道眾生，乃至二乘，不信有佛果，皆謂之斷善根闡提。菩薩者，深信有佛果，不見有大乘、小乘、佛與眾生，同一法性，乃謂之善根闡提。大抵因聲教而悟者謂之聲聞，觀因緣而悟者謂之緣

覺。若不向自心中悟，雖至成佛，亦謂之聲聞佛。學道人多於教法上悟，不於心法上悟，雖歷劫修行，終不是本佛。若不於心悟，乃至於教法上悟，即輕心重教，遂成逐塊，忘於本心。故但契本心，不用求法，心即法也。凡人多為境礙心，事礙理，常欲逃境以安心，屏事以存理，不知乃是心礙境，理礙事；但令心空境自空，但令理寂事自寂，勿倒用心也。凡人多不肯空心，恐落於空，不知自心本空。愚人除事不除心，智者除心不除事；菩薩心如虛空，一切俱捨，所作福德，皆不貪著。然捨有三等：內外身心一切俱捨，猶如虛空無所取著，然後隨方應物，能所皆忘，是為大捨。若一邊行道布德，一邊旋捨，無希望心，是為中捨。若廣修眾善，有所希望，聞法知空，遂乃不著，是為小捨。大捨如火燭在前，更無迷悟。中捨如火燭在傍，或明或暗。小捨如火燭在後，不見坑井。故菩薩心如虛空，一切俱捨；過去心不可得，是過去捨；現在心不可得，是現在捨；未來心不可得，是未來捨，所謂三世俱捨。自如來付法迦葉已來，以心印心，心心不異，印著空，即印不成文，印著物，即印不成法，故以心印心，心心不異，能印所印，俱難契會，故得者少；然心即無心，得即無得。佛有三身：法身說自性虛通法，報身說一切清淨法，化身說六度萬行法。法身說法，不可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而求，無所說，無所證，自性虛通而已。故曰：無法可說，是名說法。報身、化身皆隨機感現，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為攝化，皆非真法。故曰：報化非真佛，亦非說法者。所言：同是一精明，分為六和合。一精明者，一心也，六和合者，六根也。此六根各與塵合：眼與色合，耳與聲合，鼻與香合，舌與味合，身與觸合，意與法合；中間生六識，為十八界；若了十八界無所有，束六和合為一精明，一精明者，即心也，學道人皆知此，但不能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，遂被法縛，不契本心。如來出世，欲說一乘真法，恐眾生不信起興謗，則沒於苦海；若都不說，則墮慳貪，故不為眾生，溥說妙道，乃設方便，說有三乘，乘有大小，得有淺深，皆非本法。故云：唯有一乘道，餘二則非真。然終未能顯一心法，故召迦葉同法座，別付一心離言說法，此一枝法令別行，若能契悟者，便至佛地矣。

問：如何是道？如何修行？

師云：道是何物，汝欲修行。

問：諸方宗師相承，參禪學道如何？

師云：引接鈍根人語，未可依憑。

云：此既是引接鈍根人語，未審接上根人復說何法？

師云：若是上根人，何處更求人，覓他自己尚不可得，何況更別有法當情，不見教中云：法法何狀？

云：若如此，則都不要求覓也。

師云：若與麼，則省心力。

云：如是，則渾成斷絕，不可是無也？

師云：阿誰教他無，他是阿誰？你擬覓他。

云：既不許覓，何故又言莫斷他？

師云：若不覓即便休，誰教你斷；你見目前虛空，作麼生斷他。

云：此法可得便同虛空否？

師云：虛空有向你道有同有異否？我暫如此說，你便向這裏生解。

云：應是不與人生解耶？

師云：我不曾障你解，且解屬於情，情生則智隔。

云：向這裏莫生情是否？

師云：若不生情，阿誰道是。

問：才向和尚處發言，為甚麼便道話墮？

師云：汝自是不解語人，有甚麼墮負？

問：向來如許多言說，皆是抵敵語，都未曾有實法指示於人。

師云：實法無顛倒，汝今問處自生顛倒，覓甚麼實法？

云：既是問處自生顛倒，和尚答處如何？

師云：你且將鏡照面看，莫管他人。又云：祇如個癡狗相似，見物動處便吠，風吹草木也不別。又云：我此禪宗，從上相承已來，不曾教人求知求解，只云學道，早是接引之詞；然道亦不可學，情存學解，卻成迷道；道無方所，名大乘心，此心不在內外中間，實無方所；第一不得作知解，只是說：汝如今情量盡處為道，情量若盡，心無方所，此道天真，本無名字，只為世人不識，迷在情中，所以諸佛出來說破此事，恐汝諸人不了，權立道名，不可守名而生解，故云：得魚忘筌，身心自然，達道識心，達本源故，號為沙門。沙門果者，息慮而成，不從學得，汝如今將心求心，傍他家舍，祇擬學取，有甚麼可學？古人心利，才聞一言，便乃絕學，所以喚作絕學無為閒道人。今時人只欲得多知多解，廣求文義，喚作修行，不知多知多解，反成壅塞。唯知多與兒酥乳喫，消與不消都總不知，三乘學道人皆是如此，盡名食不消者，所謂知解不消，皆成毒藥，盡向生滅中取，真如之中都無此事，故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，從前所有一切解處，盡須併卻令空，更無分別，即是空如來藏。如來藏者，更無纖塵

可得，即是破有。法王出現世間亦云：我於然燈佛所，實無少法可得。此語只為空你情量知解，只要表裏情盡，都無依執，即無事人。三乘教綱，祇是應機之藥，隨宜宣說，臨時設施，各各不同，但能了知，即不被惑；第一：不得於一機一教邊依文作解，何以如此？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。我此宗門不論此事，但知息心即休，更不用思前慮後。

問：上來皆云：即心是佛，未審哪個心是佛？

師云：你有幾個心？

云：為復即凡心是佛？即聖心是佛？

師云：你何處有凡聖心耶？

云：即今三乘中說有凡聖，和尚何得言無？

師云：三乘中分明向你道，凡聖心是妄，你今不解，反執為有，將空作實，豈不是妄？妄故迷心，汝但除卻凡情聖見，心外更無別佛。祖師西來，直指一切人全體是佛，汝今不識，執凡執聖，向外馳騁，還自迷心，所以向汝道：即心是佛；一念情生即墮異趣，無始已來不異今日，無有異法，故名成等正覺。

云：和尚所言即者，是何道理？

師云：覓什麼道理？才有道理，便即心異。

云：前言無始已來不異今日，此理如何？

師云：祇為覓故，汝自異他，汝若不覓，何處有異？

云：既是不異，何更用說即？

師云：汝若不認凡聖，阿誰向汝道即？「即」若不即，「心」亦不心，可中「即」「心」俱忘，阿你更擬向何處覓去？

問：妄能障自心，未審如今以何遣妄？

師云：起心遣妄亦成妄，妄本無根，祇因分別而有，你但於凡聖兩處情盡，自然無妄，更擬為遣他？都不得有纖毫依執，名為：我捨兩臂，必當得佛！

云：既無依執？當何相承？

師云：以心傳心。

云：若以心傳心，云何言心亦無？

師云：不得一法，名為傳心；若了此心，即是無心無法。

云：若無心無法，云何名傳？

師云：汝聞道傳心，將謂有法可傳耶？所以祖師云：認得心性時，可說不思議，了了無所得，得時不可言，此事若教汝會，何堪也？

問：祇如目前虛空，可不是境，豈無指境見心乎？

師云：什麼心教汝向境上見，設汝見得，只是個照境的心；如人以鏡照面，縱然得見眉目分明，原來祇是影像，何關汝事？

云：若不因照，何可得見？

師云：若也涉因，當須假物，有什麼了時？汝不見他向汝道：撒手便去無一物，徒勞漫說數千般。

云：他若識了，照亦無物耶？

師云：若是無物，更何用照？你莫開眼嚙語去。

上堂云：百種求知，不如無求最第一也。道人是無事人，實無許多般心，亦無道理可說，無事散去！

問：如何是世諦？

師云：說葛藤作什麼？本來清淨，何假言說問答，但無一切心，即名無漏智。汝每日行住坐臥，一切言語，但莫著有為法，出言瞬目，盡同無漏。如今末法之際，學禪道者，多著一切聲色，何不與我心同虛空去，如枯木石頭去，如寒灰死火去，方有少分相應！若不如此，他日盡被閻王老子拷你在。你但離卻“有”“無”諸法，心如日輪，常在虛空，光明自然不照而照，不是省力底事麼！到此無棲泊處，即是行諸佛行，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，此是你清淨法身，名為阿耨菩提，若不會此意，縱你學得多知、多解，勤苦修行，草衣蔬食，不識自心，盡名邪行，定作天魔眷屬，如此修行當復何益？誌公云：佛本是自心作，那得向文字中求？饒你學得三賢四果十地滿心，也祇是在凡聖內坐，不見道：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；勢力盡，箭還墜，招得來生不如意，爭似無為實相門，一超直入如來地。為你不是與麼人，須要向古人建化門廣學知解。誌公云：不逢出世明師，枉服大乘法藥。你如今於一切時中，行住坐臥，但學無心，久久自然會得，為你力量小，不能頓超，但得三年、五年、或十年，必得個入處，自然領會得。為汝不能如是，卻要將心學禪、學道，與佛法有甚麼交涉？故云：如來所說，皆為化人，如將黃葉為金，止小兒啼，決定不實；若有實得，非我宗門下客，且與你本體有甚交涉？故經云：實無少法可得，名為阿耨菩提，若也會得此意，方知佛道魔道俱錯，本來清淨皎皎地，無方圓、無大小、無長短等相，無漏、無為、無迷、無悟、了了見、無一物、亦無人、亦無佛，大千沙界海中漚，一切聖賢如電拂。一切不如心真實，法身從古至今，與佛祖一般，何處欠少一毫毛？既會如是意，盡今生去，大須努力，出息不保入息！

問：六祖不會經書，何得傳衣為祖？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，為教授師，講得三十二本經論，云何不傳衣？

師云：為他有心，是有為法，所修所證，將以為是也。所以五祖付六祖，六祖當時祇是默契得，密授如來甚深意，所以付法與他。汝不見道：法本法無法，無法法亦法，今付無法時，法法何曾法？若會此意，方名出家兒，方好修行；若不信，云何明【惠明】上座走來大庾嶺尋六祖，六祖便問：汝來求何事？為求衣？為求法？明上座云：不為衣來，但為法來！六祖云：汝且暫時斂念，善惡都莫思量，明乃稟語。六祖云：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當與麼時，那個是明上座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？明於言下忽然默契【大悟】，便禮拜云：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某甲【我】在五祖會中，枉用三十年功夫，今日方省前非。六祖云：如是！如是！到此之時，方知祖師西來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不在言說。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云：世尊傳金襴外，別傳何物？迦葉召阿難，阿難應：諾！迦葉云：倒卻門前刹竿著！此便是祖師之標榜也。難為阿難三十年為侍者，祇為多聞智慧，被佛訶云：汝千日學慧，不如一日學道；若不學道，滴水難消！

問：如何得不落階級？

師云：終日喫飯，未曾咬著一粒米，終日行，未曾踏著一片地，與麼時無人我等相，終日不離一切事，不被諸境惑，方名自在人；更時時念念不見一切相，莫認前後三際，前際已去、今際不住、後際未來，安然端坐，任運不拘，方名解脫。努力！努力！此門中千人萬人，只得三個五個，若不將為事，受殃有日在！故云：著力今生須了卻，誰能累劫受餘殃？！

黃蘗斷際禪師宛凌錄

裴相公問師曰：山中四五百人，幾人得和尚法？

師云：得者莫測其數，何故？道在心悟，豈在言說？言說祇是化童蒙耳。

問：如何是佛？

師云：即心是佛，無心是道，但無生心動念，有、無、長、短、彼、我、能、所等心即是道。心本是佛，佛本是心，心如虛空。所以云：佛真法身，猶若虛空，不用別求，有求皆苦；設使恆沙劫行六度萬行，得佛菩提，亦非究竟。何以故？為屬因緣造作故，因緣若盡，還歸無常。所以云：報化非真佛，亦非說法者；但識自心，無我無人，本來是佛。

問：聖人無心即是佛，凡夫無心、莫沈空寂否？

師云：法無凡聖，亦無沈寂；法本不有，莫作有見，法本不無，莫作無見，有之與無，盡是情見，猶如幻翳。所以云：見聞如幻翳，知覺乃眾生。祖師門中，只論息機忘見，所以忘機則佛道隆，分別則魔軍熾。

問：心既本來是佛，還修六度萬行否？

師云：悟在於心，非關六度萬行，六度萬行盡是化門接物度生邊事，即使菩提、真如、實際、解脫、法身，直至十地、四果聖位，盡是度門，非關佛心，心即是佛，所以一切諸度門中，佛心為第一，但無生死煩惱等心，即不用菩提等法。所以道：佛說一切法，為除一切心，我無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！從佛至祖，並不論別事，唯論一心，亦云一乘。所以法華云：十方諦求，更無餘乘，此眾無枝葉，唯有一真實，所以此意難信。達磨來此土，至梁魏二國，祇有可大師一人密信自心，言下便會，即心是佛，身心俱無，是名大道。大道本來平等，所有一切含生，同一真性；心性不異，即心即性，心不異性，名之為祖。所以云：認得心性時，可說不思議。

問：佛度眾生否？

師云：實無眾生如來度者！我尚不可得，非我何可得？佛與眾生，皆不可得。

云：現有三十二相，及度眾生，何得言無？

師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。佛與眾生，盡是汝之妄見，只為不識本心，漫作見解，才作佛見，便被佛障；作眾生見，便被眾生障；作凡、作聖、作淨、作穢等見，盡成其障。障汝心故，總成輪轉，猶如獼猴，放一捉一，無有歇期。一等是學，直須無學、無凡、無聖、無淨、無垢，無大、無小、無漏、無為、如是一心中，方便勤莊嚴；縱汝學得三乘十二分教，一切見解，總須捨卻，所以淨名除去所有，唯置一床，寢疾而臥，祇是不起諸見，無一法可得，不被法障，透脫三界凡聖境域，始得名為佛出世。所以云：稽首如空無所依，出過外道；心既不異，法亦不異；心既無為，法亦無為；萬法盡由心變，所以我心空故諸法空，千品萬類悉皆同。盡十方空界，同一心體，心本不異，法亦不異，祇為汝見解不同，所以有差別。譬如諸天共寶器食，隨其福德，飯色各異。十方諸佛，實無少法可得，名為阿耨菩提，祇是一心，實無異相，亦無光彩，亦無勝負，無勝故無佛相，無負故無眾生相。

云：心既無相，豈得全無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化度眾生耶？

師云：三十二相屬相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；八十種好屬色，若以色見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。

問：佛性與眾生性，為同為別？

師云：性無同異，若約三乘教，即說有佛性，有眾生性，遂有三乘因果，即有同異。若約佛乘，及祖師相傳，即不說如是事，惟指一心，非同、非異，非因、非果。所以法華云：唯此一乘實，無二亦無三，除佛方便說。

問：無邊身菩薩，為什麼不見如來頂相？

師云：實無可見，何以故？無邊身菩薩，便是如來，不應更見；祇教你不作佛見，不落佛邊；不作眾生見，不落眾生邊；不作有見，不落有邊；不作無見，不落無邊；不作凡見，不落凡邊；不作聖見，不落聖邊；但無諸見，即是無邊身；若有見處，即名外道，外道者，樂於諸見，菩薩於諸見而不動。如來者，即諸法如義，所以云：彌勒亦如也，眾聖賢亦如也，如即無生，如即無滅，如即無見，如即無聞。如來頂即是圓見，亦無圓見，故不落圓邊，所以佛身無為，不墮諸數，權以虛空為喻，圓同太虛，無欠無餘，等閑無事，莫強辯他境，辯著便成識。所以云：辯著沉識海，流轉若飄蓬。祇道：我知也、學得也、契悟也、解脫也、有道理也；強處即如意，弱處即不如意，似者個見解，有什麼用處？我向汝道：等閒無事，莫漫用心，不用求真，唯須息見。所以道：內見、外見俱錯，佛道、魔道俱惡；此所以文殊暫起二見，即被世尊威神貶向二鐵圍山。文殊即實智，普賢即權智，權實相對治，究竟亦無權實，唯是一心，心且不佛，不眾生，無有異見，才有佛見，便成眾生見。有見、無見、常見、斷見，便成二鐵圍山，被「見」障故。祖師直指一切眾生，本心本體本來是佛，不假修成，不屬漸次，不是明暗，不是明，故無明，不是暗，故無暗；所以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。入我此宗門，切須在意，如此見得，名之為法。見法故，名之為佛，佛法俱無，名之為僧，喚作無為僧，亦名一體三寶。夫求法者，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眾求，應無所求。不著佛求，故無佛；不著法求，故無法；不著眾求，故無僧。

問：和尚今見說法，何得言無僧亦無法？

師云：汝若見有法可說，即是以音聲求我，若見有我，即是處所；法亦無法，法即是心；所以祖師云：付此心法時，法法何曾法？無法無本心，始解心心法。

實無一法可得，名坐道場，道場者，祇是不起諸見，悟法本空，喚作空如來藏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有塵埃？若會此中意，逍遙出六塵！

問：本來無一物，無物便是否？

師云：無物亦不是；菩提無是處，亦無知解處。

問：何者是佛？

師云：汝心是佛，佛即是心，心佛不異。故云：即心即佛。若離於心，別更無佛。

云：若自心是佛，祖師西來如何傳授？

師云：祖師西來，唯傳心法，直指汝心，本來是佛，心心不異，故名為祖。若直下見此意，即頓超三乘一切諸位，本來是佛，不假修成。

云：若如此，十方諸佛出世，說於何法？

師云：十方諸佛出世，祇共說一心法，所以佛密付與摩訶迦葉，此一心法，盡虛空，遍法界，名為諸佛理。論這個法，豈是汝於言句上解得他？亦不是於一機一境上見得他！此意唯是默契得。此一法門，名為無為法門，若欲會得，但只無心，忽悟即得，若用心擬學取，即轉遠去；若無歧路心，一切取捨心，心如木石，始有學道分。

云：如今現有種種妄念，何以言無？

師云：妄本無體，是汝心自起；汝若識心是佛，心本無妄，那得起心更認於妄，汝若不生心動念，自然無妄。所以云：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種種法滅。

云：今正妄念起時，佛在何處？

師云：汝今“覺”妄起時，“覺”正是佛，可中若無妄念，佛亦無。何故如此？為汝起心作佛見，便謂有佛可成；作眾生見，便謂有眾生可度；起心動念，總是汝見處，若無一切見，佛有何處所？如文殊才起「法見」「佛見」，便被世尊威神貶向二鐵圍山。

云：今正悟時，佛在何處？

師云：“問”從何來？“覺”從何起？語默動靜，一切聲色，盡是佛事，何處覓佛？不可更頭上安頭，嘴上加嘴！但莫生異見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僧是僧，俗是俗，山河大地，日月星辰，總不出汝心，三千大千世界，本來是你自己，何處有許多般？心外無法，滿目青山，虛空世界，皎皎地無毫髮許，與汝作見解，所以一切聲色，是佛之慧目。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，應物之故，有其

多智。終日說，何曾說？終日聞，何曾聞？所以釋迦四十九年說法，未曾說著一字。

云：若如此，何處是菩提？

師云：菩提無是處，佛亦不得菩提，眾生亦不失菩提，菩提不可以身得，不可以心求，一切眾生即菩提相。

云：如何發菩提心？

師云：菩提無所得，你今但發無所得心，決定不得一法，即發菩提心。菩提無住處，是故無有得者。故云：我於然燈佛所，無有少法可得，佛即與我授記。既知一切眾生，本是菩提，不應更得菩提。你今聞發菩提心，將謂起一個心學取佛去，唯擬作佛，任你三僧祇劫修，亦祇得個報化佛，與你本源真性佛有何交涉？故云：外求有相佛，與汝不相干。

問：本既是佛，那得更有四生六道，種種形貌不同？

師云：諸佛體圓，更無增減，流入六道，處處皆圓。萬類之中，個個是佛。譬如一團水銀，分散諸處，顆顆皆圓；若不分時，祇是一塊，此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。種種形貌，喻如屋舍，捨驢屋入人屋，捨人身至天身，乃至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屋，皆是汝取捨處，所以有別，本源之性，何得有別？

問：諸佛如何行大慈悲，為眾生說法？

師云：佛慈悲者，無緣故，名大慈悲。慈者不見有佛可成，悲者不見有眾生可度。其所說法，無說無示；其聽法者，無聞無得；譬如幻士，為幻人說法，這個法，若道我從善知識言下領得、會也、悟也，這個即是行大慈悲。若為汝起心動念學得他見解，不是自悟本心，究竟無益。

問：何者是精進？

師云：身心不起，是名第一牢強精進；才起心向外求者，名為歌利王愛遊獵去；心不外遊，即是忍辱仙人；身心俱無，即是佛道。

問：若無心行此道，得否？

師云：無心便是行此道，更說什麼得與不得？且如瞥起一念，便是境，若無一念，便是境忘心自滅，無復可追尋。

問：如何得出三界？

師云：善惡都莫思量，當處便出三界。如來出世，為破三有，若無一切心，三界亦非有。如一微塵，破為百分，九十九分是無，一分是有，摩訶衍不能勝出；百分俱無，摩訶衍始能勝出。

上堂云：即心是佛，上至諸佛，下至蠢動含靈，皆有佛性，同一心體。所以達磨從西天來，唯傳一心法，直指一切眾生，本性是佛，不假修行；如今但識取自心，見自本性，更莫外求。云何識自心？即如今言語者，正是汝心，若不言語，又不作用，心體便如虛空相似，無有相貌，亦無方所，亦不是無，有而不可見。故祖師云：真性心地藏，無頭亦無尾，應緣而化物，方便呼為智。若正應緣之時，不可言其有；不應之時，亦無蹤跡，亦不可言其無。既知如是，如今但向無中棲泊，即是行諸佛路。經云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。一切眾生，輪迴生死者，意緣走作，心於六道不停，致使受種種苦。故淨名云：難化之人，心如猿猴，故以若干種法，制禦其心，然後調伏。所以心生種種法生，心滅種種法滅，故知一切諸法，皆由心造，乃至人、天、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脩羅、盡由心造。如今但學無心，頓息諸緣，莫生妄想分別，無人、無我、無貪瞋、無憎愛、無勝負，但除卻如許多種妄想，自性本來清淨，即是修行菩提佛法。若不會此意，縱你廣學，勤苦修行，蔬食草衣，不識自心，皆名邪行，盡作天魔外道水陸諸神，如此修行，當復何益？誌公云：佛是自心作，那得向文字中求。你如今但息自心，一切知見、思惟、妄想、塵勞，自然不生。淨名云：唯置一床，寢疾而臥，心不起也；如人臥疾，攀緣都息，妄想歇滅，即是菩提。如今若心裏紛紛不定，任你學到三乘四果十地諸位，合殺祇向凡聖中坐，諸行盡歸無常，勢力皆有盡期，猶如射箭於空，力盡還墜，終歸生死輪迴。如斯修行，不解佛意，虛受辛苦，豈非大錯！誌公云：未逢出世明師，枉服大乘法藥。你如今於一切時中，行住坐臥，但學無心，亦無分別，亦無依倚，亦無住著，終日任運騰騰，如癡人相似，世人盡不識你，你亦不用教人識不識，心如頑石，都無縫罅，一切法透汝心不入，兀然無著，如此始有少分相應，透得三界境過，名為佛出世。不漏心相，名為無漏智，不作人天業，不作地獄業，不起一切心，諸緣盡不生，即此身心是自由人；不是一向不生，祇是隨意而生。經云：菩薩有意生身是也，如若未會無心，著相而作者，皆屬魔業；乃至作淨土佛事，並皆成業，乃名佛障，障汝心故，被因果管束，去住無自由分。所以菩提等法，本來無有，如來所說，祇是用為化人，猶如黃葉為金，權止小兒啼哭，實無有法，名阿耨菩提，如今既會此意，何用區區？但隨緣消舊業，更莫造新殃，心

裏明明，舊時見解，總須捨卻。淨名云：除去所有。法華云：二十年中常令除糞，祇是除去心中作見解處，又云祛除戲論之糞。所以如來藏本自空寂，並不停留一法。故經云：諸佛國土亦復皆空。若言佛道是修學而得，如此見解，全無交涉，或作一機一境，揚眉動目，抵對相當，便道契會也，得證悟禪理也；忽逢一人，不解禪道，都無所知，對他若得道理，便心生歡喜，若被他折伏，不如他，便即心懷惆悵，如此心意學禪，有何交涉？任汝會得少許道理，祇得個心所法，與禪道總沒交涉！所以達磨面壁，都不令人有見處。故云：忘機是佛道，分別是魔境。此性縱汝迷時不失，悟時亦不得；天真自性，本無迷悟；盡十方虛空，元來是我一心體；縱汝動用造作，豈離虛空；虛空本來無大、無小、無漏、無為、無迷、無悟、了了見，無一物，亦無人，亦無佛，絕纖毫的量，是無依倚，無粘綴，一道清流，是自性無生法忍，何有擬議？真佛無口，不解說法，真耳無聽，其誰聞乎？珍重！

師本是閩中人，幼於本州黃蘗山出家，額間隆起如珠，音辭朗潤，志意冲澹。後遊天台，逢一僧如舊識，乃同行，屬澗水暴漲，師倚杖而止，其僧率師同過，師曰：兄要渡自渡。彼即蹇衣蹶波，若履平地，回顧曰：渡來！渡來！師曰：咄！這自了漢，吾若早知，當斫汝脛。其僧歎曰：真大乘法器，我所不及！言訖不見。

有僧辭歸宗。宗云：往什麼處去？云：諸方學五味禪去。宗云：諸方有五味禪，我這裏祇是一味禪。云：如何是一味禪？宗便打。僧云：會也！會也！宗云：道！道！僧擬開口，宗又打。其僧後到師處，師問甚麼處來？云：歸宗來。師云：歸宗有何言句？僧遂舉前話。師乃上堂舉此因緣云：馬大師門下出八十四位善知識，問著個個厠漉漉地，祇有歸宗較些子。

師在鹽官會裏，大中帝為沙彌，師於佛殿上禮佛。沙彌云：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眾求，長老禮拜，當何所求？師云：不著佛求，不著法求，不著眾求，常禮如是事。沙彌云：用禮何為？師便掌。沙彌云：太麤【=粗】生。師云：這裏是什麼所在，說麤說細，隨後又掌，沙彌便走。

師行腳時到南泉。一日齋時，捧鉢向南泉位上坐。南泉下來見便問：長老什麼年中行道？師云：威音王已前。南泉云：猶是王老師孫在。師便下去。師一日出次，南泉云：如許大身材，戴個些子大笠。師云：三千大千世界總在裏許。南泉云：王老師，好口腹也。師戴笠便行。

師一日在茶堂內坐。南泉下來，問：定慧等學，明見佛性，此理如何？師云：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。泉云：莫便是長老見處麼？師云：不敢！泉云：漿水錢且置，草鞋錢教什麼人還？師便休。後滄山舉此因緣問仰山：莫是黃蘗搆他南泉不得麼？仰山云：不然！須知黃蘗有陷虎之機。滄山云：子見處得與麼偃！

一日普請，泉問什麼處去？

師云：擇菜去。

泉云：將什麼擇？師豎起刀子。

泉云：只解作賓，不解作主。師招三下。

一日五人新到，同時相看，一人不禮拜，以手畫一圓相而立。

師云：還知道好隻獵犬麼？

云：尋羚羊氣來。

師云：羚羊無氣，汝向什麼處尋？

云：尋羚羊蹤來。

師云：羚羊無蹤，汝向什麼處尋？

云：尋羚羊跡來。

師云：羚羊無跡，汝向什麼處尋？

云：與麼則死羚羊也。

師便休。來日陞座退，問昨日尋羚羊僧出來，其僧便出。

師云：老僧昨日後頭未有語在，作麼生？其僧無語。

師云：將謂是本色衲僧，元來祇是義學沙門。

師曾散眾在洪州開元寺。裴相公一日入寺行次，見壁畫，乃問寺主：這畫是什麼？

寺主云：是高僧。

相公云：形影在這裏，高僧在什麼處？寺主無對。

相公云：此間莫有禪僧麼？

寺主云：有一人。相公遂請師相見，乃舉前話問師。

師召云：裴休！

休應：諾！

師云：在什麼處？相公於言下有省，乃再請師開堂。

上堂云：汝等諸人，盡是噉酒糟漢，與麼行腳，笑殺他人，總似與麼容易，何處更有今日？汝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？

時有僧問：祇如諸方，今見出世，匡徒領眾，為什麼卻道無禪師？

師云：不道無禪，祇道無師。

後滄山舉此因緣問仰山云：意作麼生？仰山云：鵝王擇乳，素非鴨類。

滄山云：此實難辨。

裴相一日托一尊佛於師前胡跪云：請師安名。

師召云：裴休。

休應：諾。

師云：與汝安名竟。相公便禮拜。

裴相公一日上詩一章，師接得便坐卻。

乃問：會麼？

相公云：不會。

師云：與麼不會，猶較些子，若形紙墨，何有吾宗？

詩曰：自從大士傳心印，額有圓珠七尺身，掛錫十年棲蜀水，浮杯今日渡漳濱，千徒龍象隨高步，萬里香花結勝因，願欲事師為弟子，不知將法付何人？

師答曰：心如大海無邊際，口吐紅蓮養病身，雖有一雙無事手，不曾祇揖等閑人。

夫學道者，先須屏卻雜學諸緣，決定不求，決定不著，聞甚深法，恰似清風屆耳，瞥然而過，更不追尋，是為甚深，入如來禪，離生禪想。從上祖師，唯傳一心，更無二法，指心是佛，頓超等妙二覺之表，決定不流至第二念，始得入我宗門，如斯之法，汝擬心執取人到這裏作麼生學？所以道：擬心時被擬心魔縛，非擬心時又被非擬心魔縛，非非擬心時又被非非擬心魔縛。魔非外來，出自汝心，唯有無神通菩薩，足跡不可尋。若於一切時中，心執常見，即是常見外道；若觀一切法空，作空見者，即是斷見外道。所以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此猶是對外道邪見人說，若說法身以為極果，此是對三賢十聖人言。故佛斷二愚：一者微細所知愚，二者極微細所知愚。佛既如是，更說什麼等妙二覺來？所以一切人但欲向明，不欲向闇，但欲求悟，不受煩惱無明所縛，便道佛是覺，眾生是迷，若作如是見解，百劫千生，輪迴六道，更無出期。何以故？為謗諸佛本源自性故，他分明向汝道：佛且不明，眾生且不闇，法無明闇故；佛且不強，眾生且不弱，法無強弱故；佛且不智，眾生且不愚，法無愚智故。是你出

頭，總道解禪，開著口便病發；不說本，祇說末；不說迷，祇說悟；不說體，祇說用，總是你話墮處。他一切法且本不有，今亦不無；緣起不有，緣滅不無；本亦不有，本非本有故；心亦非心，心非心故；相亦非相，相非相故；所以道：無法無本心，始解心心法；法即非法，非法即法，無法無非法，故是心心法。忽然瞥起一念，了知如幻如化，即流入過去佛；過去佛且不有，未來佛且不無，又且不喚作未來佛；現在念念不住，不喚作現在佛；佛若起時，即不擬他是覺、是迷、是善、是惡，輒不得執滯他，斷絕他；如一念瞥起，千重關鎖鎖不得，萬丈繩索索他不住，既若如是，爭合便擬滅他？止他？分明向你道，是爾識燄，你作麼生擬斷他？比如陽燄，你道近，十方世界求不可得；你道遠，看時祇在目前；你擬趁他，他又轉遠去；你始避他，他又來逐你，取不得，捨又不得。既若如是，故知一切法性自爾，即不用愁他、慮他，如言：前念是凡，後念是聖，如手翻覆一般，此是三乘教之極則也。我此禪宗，前念且不是凡，後念更不是聖；前念不是佛，後念不是眾生；所以一切色是佛色，一切聲是佛聲；舉著一理，一切理皆然；見一事，見一切事；見一心，見一切心；見一道，見一切道，一切處無不是道；見一塵，即見十方世界山河大地；見一滴水，即見十方世界一切水；見一切法，即見一切心；一切法本空，心即不無，不無即妙有，有亦不有，不有即有，即真空妙有。既若如是，十方世界，不出我之一心；一切微塵國土，不出我之一念；若然，說什麼內之與外？如蜜性甜，一切蜜皆然，不可道：這個蜜甜，餘的苦也，何處有與麼事？所以道：虛空無內外，法性自爾；虛空無中間，法性自爾；故眾生即佛，佛即眾生，眾生與佛，元同一體；生死涅槃，有為無為，元同一體；世間出世間，乃至六道四生，山河大地，有性無性，亦同一體；言同者，名相亦空，有亦空，無亦空，盡恆沙世界，元是一空；既若如此，何處有佛度眾生？何處有眾生受佛度？何故如此？萬法之性自爾故。若作自然見，即落自然外道；若作無我，無我所見，即墮在三賢十聖位中。你如今云何將一尺一寸，便擬量度虛空？他分明向汝道：法法不相到，法自寂故，當處自住，當處自真；以身空故名法空，以心空故名性空，身心總空，故名法性空；乃至千途異說，皆不離你之本心。如今說菩提、涅槃、真如、佛性、二乘、菩薩者，皆指黃葉為黃金，拳掌之說，若也展手之時，一切大眾，若天、若人，皆見掌中都無一物。所以道：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有塵埃？本既無物，三際本無所有；故學道人，單刀直入，須見這個理始得。故達磨大師從西天來至此土，經多少國土，祇覓得可大師一人，密傳心印，印他本心；以心印法，以法印心；心既如此，法亦如此，同真際，等法性，法性空中，誰是授記人？誰是成佛人？誰是得法人？他分明向汝道：菩提者不可以身得，身無相故；

不可以心得，心無相故；不可以性得，性即便是本源自性天真佛故；不可以佛更得佛，不可以無相更得無相，不可以空更得空，不可以道更得道；本無所得，無得亦不可得，所以道：無一法可得，祇教你了卻本心，當了了時，不得了相，無了無不了相亦不可得；如此之法，得者即得，得者不自覺知，不得者亦不自覺知；如此之法，從上已來，有幾人得知？所以道：天下忘機者有幾人？如今於一機、一境、一經、一教、一世、一時、一名、一字、六根門前領會得，與機關木人何別？忽有一人出來，不於一名、一相上作解者，我說此人，盡十方世界，覓這個人了不可得，以無第二人故繼於祖位，亦云釋種，純一無雜。故言：王若成佛時，王子亦隨出家，此意大難知！祇教你莫覓，覓便失卻；如癡人山上叫一聲，響從谷出，便走下山趁；及尋覓不得，又叫一聲，山上響又應，即走上山上趁；如是千生萬劫，祇是尋聲逐響人，虛浪生死漢！汝若會得無聲、無響、無聞、絕跡、絕蹤，若得如是，即得與祖師鄰房也。

問：如王庫藏內，都無如是刀，伏願誨示。

師云：王庫藏者，即虛空性也，能攝十方虛空世界，皆總不出你心，亦謂之虛空藏菩薩。你若道是有、是無、非有、非無，總成羊角；羊角者，即你求覓者也。

問：王庫藏中有真刀否？

師云：此亦是羊角。

云：若王庫藏中本無真刀，何故云王子持王庫中真刀出至異國，何獨言無？

師云：持刀出者，此喻如來使者。你若言王子持王庫中真刀出去者，庫中應空去也。本源虛空性，不可被異人將去，是什麼語，設你有者，皆名羊角。

問：迦葉受佛心印，得為傳語人否？

師云：不是。

云：若是傳語人，應不離得羊角。

師云：迦葉自領得本心，所以不是得羊角。若以領得如來心，見如來意，見如來色相者，即屬如來使，為傳語人。阿難為侍者二十年，但見如來色相，所以佛訶云：唯觀救世者，不能離得羊角。

問：文殊執劍於瞿曇前如何？

師云：五百菩薩得宿命智，見過去生業障；五百者即你五陰身是；以見此夙命障故，求佛、求菩薩、求涅槃，所以文殊解智劍，害此「有見」佛心，故言：你善害。

云：何者是劍？

師云：解心是劍。

云：解心既是劍，能斷此「有見」佛心，祇如「斷有見心」，何能除得？

師云：還將你「無分別智」，斷此「斷有見」分別心。

云：如將「有見」、有「求佛心」、以無分別智劍斷，爭奈有智劍在，奈何？

師云：若以無分別智劍斷「有見」、「求佛心」、無分別智亦不可得。

云：不可以智更斷智，不可以劍更斷劍。

師云：劍自斷劍，劍劍相斷，即劍亦不可得；智自斷智，智智相斷，即智亦不可得；母子俱喪，亦復如是。

問：如何是見性？

師云：性即是見，見即是性，不可以性更見性。聞即是性，不可以性更聞性，祇你作性見，能聞、能見性，便有一異法生。他分明道：所可見者，不可更見，你云何頭上更著頭？他分明道：如盤中散珠，大者大圓，小者小圓，各各不相知，各各不相礙，起時不言我起，滅時不言我滅，所以四生六道未有不時。且眾生不見佛，佛不見眾生；四果不見四向，四向不見四果；三賢十聖不見等妙二覺，等妙二覺不見三賢十聖；乃至水不見火，火不見水；地不見風，風不見地；眾生不入法界，佛不出法界；所以法性無去來，無能所，見既如此，還道什麼：我見？我聞？於善知識處得契悟，善知識與我說法，諸佛出世，與眾生說法。迦旃延祇為以生滅心傳實相法，被淨名呵責。分明道：一切法本來無縛，何用解他？本來不染，何用淨他？故云：實相如是，豈可說乎？汝今祇得是非心、染淨心，得一知、一解，便擬遠行天下，見人便擬較量，誰有心眼？誰強？誰弱？若也如此，天地懸殊，更說什麼見性？

問：既言性即見，見即性，祇如性自無障礙，無極限，云何隔物即不見？又於虛空中，近即見、遠即不見者，如何？

師云：此是你妄生異見；若言隔物不見，無物隔言見，便謂性有隔礙者，全無交涉。性且非見非不見，法亦非見非不見。若見性人，何處不是我之本性？

所以六道、四生、山河、大地，總是我之性淨明體。故云：見色便見心，色心不異故。祇為取相作見聞覺知，去卻前物始擬得見者，即墮二乘人中依通見解也。虛空中近則見，遠則不見，此是外道中收。分明道：非內亦非外，非近亦非遠。近而不可見者，萬物之性也；近尚不可見，更道遠而不可見，有什麼意旨？

問：學人不會，和尚如何指示？

師云：我無一物，從來不曾將一物與人。你無始已來，祇為被人指示，覓契覓會，此可不是弟子與師俱陷王難麼？你但知一念不受，即是無受身；一念不想，即是無想身；決定不遷流造作，即是無行身；莫思量卜度分別，即是無識身；你如今才起一念，即入十二因緣，無明緣行，亦因亦果，乃至老死，亦因亦果；故善財童子一百一十處求善知識，祇向十二因緣中求；最後見彌勒，彌勒卻指見文殊，文殊者即汝本地無明，若起心動念，向外求善知識者，一念才生即滅，才滅又生，所以汝等比丘，亦生、亦老、亦病、亦死；酬因答果已來，即五聚之生滅，五聚者，五陰也。一念不起，即十八界空，即身便是菩提華果，即心便是靈智，亦云靈臺；若有所住著，即身為死屍，亦云守死屍鬼。

問：淨名默然，文殊讚歎云：是真入不二法門，如何？

師云：不二法門，即你本心也；說與不說，即有起滅；無言說時，無所顯示，故文殊讚歎。

云：淨名不說，聲有斷滅否？

師云：語即默、默即語、語默不二，故云聲之實性亦無斷滅，文殊不聞，亦無斷滅。所以如來常說，未曾有不說時，如來說即是法，法即是說，法說不二故，乃至報化二身、菩薩、聲聞、山河、大地、水鳥、樹林，一時說法，所以語亦說、默亦說、終日說而未嘗說，既若如是，但以默為本。

問：聲聞人藏形於三界，不能藏於菩提者，如何？

師云：形者，質也，聲聞人但能斷三界見思惑，已離煩惱，不能藏於菩提，故還被魔王於菩提中捉得，於林中宴坐，還存微細見菩提心也。菩薩已於菩提心不取不捨，不取故，七大中覓他不得，不捨故，外魔亦覓他不得。汝但擬

【取】著一法，印子即成也；印著有，即六道四生文出；印著空，即無相文現；如今但知決定不印一切物，此印為虛空，不一不二，空本不空，印本不有。十方虛空世界，諸佛出世，如電光一般。觀一切蠢動含靈，如響一般。見十方微

塵國土，如海中一滴水般。聞一切甚深法，如幻如化，心心不異，法法不異，乃至千經萬論，祇說一心，若能不取一切相，即是心中常莊嚴。

問：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如何？

師云：仙人者即是你心。歌利王好求也，不守王位，謂之貪利。如今學人，不積功累德，見者便擬學，與歌利王何別？如見色時，壞卻仙人眼；聞聲時，壞卻仙人耳；乃至覺知時，亦復如是，喚作節節支解。

云：祇如仙人忍時，不合更有節節支解，不可一心忍，一心不忍也。

師云：你作無生見、忍辱解、無求解，總是傷損。

云：仙人被割時，還知痛否？又云：此中無受者，是誰受痛？

師云：你既不痛，出頭來覓個甚麼？

問：燃燈佛授記，為在五百歲中？五百歲外？

師云：五百歲中不得授記，所言授記者，皆因你妄想不斷，著於有為，執取菩提，若了世非世，不出五百歲外別得授記，亦不於五百歲中得授記。

云：了世三際相，還可得否？

師云：無一法可得。

云：何故言：頻經五百世，前後極長時？

師云：五百世長遠，當知猶是仙人，然燈佛授記時，實無少法可得。

問：教中云：銷我億劫顛倒想，不歷僧祇獲法身者，如何？

師云：若以三無數劫修行，有所證得者，盡恆沙劫不得。若於一剎那中獲得法身，直了見性者，猶是三乘教之極談也。何以故？以見法身可獲故，皆屬不了義教中收。

問：見法頓了者，見祖師意否？

師云：祖師心出虛空外。

云：有無極限否？

師云：有、無、極限，此皆數量對待之法。祖師云：非有限量，非無限量，非非有限量，非非無限量，以絕待故。你如今學禪者，未能出得三乘教外，爭喚作禪師！分明向汝道：汝等學禪，莫起妄念，心生異見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一行、一住、一剎那間、念念莫住，若不如是，不免輪迴。

問：佛身無為，不墮諸數，何故佛身舍利八斛四斗？

師云：你作如是見，祇見假舍利，不見真舍利。

云：舍利為是本有，為復功勳？

師云：非是本有，亦非功勳。

云：若非本有，又非功勳，何故如來舍利，唯鍊唯精，金骨常存？

師乃呵云：你作如此見解，爭喚作學禪人，你見虛空有骨否？諸佛心同太虛，覓什麼骨？

云：如今見有舍利，此是何法？

師云：此從你妄想心生，即見舍利。

云：和尚還有舍利否？請將出來看。

師云：真舍利難見，你但以十指撮盡妙高峰為微塵，即見真舍利。夫參禪學道，須得一切處不生心，所以忘機即佛道隆，分別即魔軍盛，畢竟無毛頭許少法可得。

問：祖師傳法付與何人？

師云：無法與人。

云：云何二祖請師安心？

師云：你若道有，二祖即合覓得心，覓心不可得故，所以道：與你安心竟；若有所得，全歸生滅。

問：佛窮究得無明否？

師云：無明即是一切諸佛得道之處，所以緣起是道場，所見一塵一色，便合無邊理性，舉足下足，不離道場。道場者，無所得也，我向你道，祇無所得，名為坐道場。

云：無明者為明為暗？

師云：非明非暗，明暗是代謝之法；無明且不明，亦不暗，不明祇因本明，不明不暗，祇這一句子，亂卻天下人眼；所以道：假使滿世間，皆如舍利弗，盡思共度量，不能測佛智，其無礙慧，出過虛空，無你語論處。釋迦量等三千大千世界，忽有一菩薩出來，一跨，跨過三千大千世界，不出普賢一毛孔，你如今把什麼本領擬學他？

云：既是學不得，為什麼道：歸源性無二，方便有多門，如之何？

師云：歸源性無二者，無明實性，即諸佛性。方便有多門者，聲聞人見無明生，見無明滅；緣覺人但見無明滅，不見無明生，念念證寂滅；諸佛見眾生終日生而無生，終日滅而無滅，無生無滅，即大乘果。所以道：果滿菩提圓，華開世界起。舉足即佛，下足即眾生。諸佛兩足尊者，即理足、事足、眾生足、生死足、一切等足，足故不求。是你如今念念學佛，即嫌著眾生，若嫌著眾生，即是謗他十方諸佛。所以佛出世來，執除糞器，佉除戲論之糞，祇教你除卻昔所學心、見心，除得盡，即不墮戲論，亦云搬糞出；祇教你不生心，心若不生，自然成大智者，決定不分別佛與眾生，一切盡不分別，始得入我曹溪門下。故古先聖云：少行人入得我此法門，以不得無分別心故，為我此法門，祇是一心門，一切人到這裏盡不敢入，不道全無，祇是少人得，得者即是佛。珍重！

問：如何得不落階級？

師云：終日喫飯，未曾咬著一粒米；終日行，未曾踏著一片地；與麼時，無人我等相；終日不離一切事，不被諸境惑，方名自在人。念念不見一切相，莫認前後三際，前際已去，今際不住，後際未來，安然端坐，任運不拘，方名解脫。努力！努力！此門中千人萬人，祇得三個五個，若不將為事，受殃有日在。故云：著力今生須了卻，誰能累劫受餘殃？

師於唐大中年中終於本山，宣宗敕謚斷際禪師。塔曰：廣業

公元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馬來西亞蔡文端居士修訂。